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前漢書卷六

詳校官侍讀臣陳萬青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馮

培

校對官中書臣王

瓚

謄錄監生臣唐

淮

欽定四庫全書

前漢書卷六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武帝紀第六

孝武皇帝

荀悅曰諱徹之字曰通應劭曰禮謚法威強敵德曰武

景帝中子也母

曰王美人

師古曰外戚傳美人比二千石視少上造

年四歲立為膠東王七

歲為皇太子母為皇后十六歲後三年正月景帝崩

張晏

曰武帝以景帝元年生七歲為太子為太子十歲而甲
景帝崩時年十六矣師古曰後三年景帝後三年也

子太子即皇帝位尊皇太后竇氏曰太皇太后皇后曰

皇太后三月封皇太后同母弟田蚡勝皆為列侯

蘇林曰蚡

音鼯鼠之鼯師古曰蚡亦鼯鼠字也音扶粉反

建元元年

師古曰自古帝王未有年號始起於此○劉攽曰封禪書云其後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

瑞命不宜以一二數推所謂其後三年者蓋盡元狩六年至元鼎三年也然元鼎四年方得寶鼎又無緣先三年而稱之以此而言自元鼎以前之元皆有司所追命其實年號之起在元鼎耳故元封改元則始有詔書矣

冬十月詔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侯相舉

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丞相綰

師古曰衛綰也

奏所舉賢良

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

應劭曰申不害

韓昭侯相也衛公孫鞅為秦孝公相封於商號商君韓非韓諸公子非名也蘇秦為關東從長張儀為秦昭王相為衛說以抑諸侯李奇曰申不害書執術商鞅為法賞不失卑刑不諱尊然深刻無恩德韓非兼行申商之術師古曰從奏可春二月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年八十

復二筭九十復甲卒

張晏曰二筭復二口之筭也復甲卒不豫草車之賦也師古曰復音

反方目行三銖錢

師古曰新壞四銖錢造此錢也重如其文見食貨志

夏四月己巳

詔曰古之立教鄉里以齒朝廷以爵扶世導民莫善於

德然則於鄉里先耆艾奉高年古之道也

師古曰六十曰耆五十曰

艾今天下孝子順孫願自竭盡以承其親外迫公事內

乏資財是以孝心闕焉朕甚哀之民年九十以上已有

受鬻法

師古曰給米粟以為廉鬻鬻音之六反

為復子若孫令得身帥妻

妾遂其供養之事

師古曰若者豫及之辭也有子即復子無子即復孫也遂申也復音方目

反五月詔曰河海潤千里其令祠官脩山川之祠為歲

事

孟康曰為農祈也於此造之歲以為常故曰為歲事也師古曰歲以為常是也總致敬耳非止祈農○劉

敞曰為音于偽反謂為歲事曲加以禮耳

曲加禮

如淳曰祭禮有所加益

赦吳楚七國

帑輸在官者

應劭曰吳楚七國反時其首事者妻子沒入為官奴婢武帝哀焉皆赦遣之也師古

曰帑讀與拏同

秋七月詔曰衛士轉置送迎二萬人

鄭氏曰去故置新常

二萬人

其省萬人罷苑馬

呂賜貧民師古曰養馬之苑舊禁百姓不得芻牧采

樵今

議立明堂遣使者安車蒲輪束帛加璧徵魯申公

師古曰以蒲裹輪取其安也

二年冬十月御史大夫趙綰坐請毋奏事太后及

郎中令王臧皆下獄自殺

應劭曰禮婦人不豫政事時帝已自躬省萬機王臧儒者

欲立明堂辟雍太后素好黃老術非薄五經因欲絕奏事太后太后怒故殺之

丞相嬰太尉蚡

免師古曰寶嬰田蚡

春二月丙戌朔日有蝕之夏四月戊申有

如日夜出初置茂陵邑

應劭曰武帝自作陵也師古曰本槐里縣之茂鄉故曰茂陵

三年春河水溢于平原大饑人相食

師古曰河溢之處損害田畝故大饑

賜徙茂陵者戶錢二十萬田二頃初作便門橋

蘇林曰去長安

四十里服虔曰在長安西北茂陵東師古曰便門長安城北面西頭門即平門也古者平便皆同字於此道作

橋跨渡渭水以趨茂陵其道易直即秋七月有星孛于今所謂便橋是其處也便讀如本字

西北濟川王明坐殺太傅中傅廢遷防陵

應劭曰中傅宦者也師古

曰防陵漢中縣也今謂之房州

閩越圍東甌應劭曰高祖五年立無諸為閩越王惠帝立搖為東

海王都東甌故號東甌
師古曰甌音一侯反

東甌告急遣中大夫嚴助持節

發會稽兵浮海救之未至閩越走兵還九月丙子晦日

有蝕之

四年夏有風赤如血六月旱秋九月有星孛于東北

五年春罷三銖錢行半兩錢

師古曰又新鑄作也

置五經博士夏

四月平原君薨

服虔曰王皇后之母武帝外祖母

五月大蝗秋八月廣

川王越清河王乘皆薨

六年春二月乙未遼東高廟災夏四月壬子高園使殿

火師古曰凡言便殿便室便坐者皆非正大之處所以就便安也園者於陵上作之既有正寢以象平生正殿又立便殿為休息閑宴之處耳說者不曉其意乃解云便殿便室皆是正名斯大惑矣尋石建韋玄成孔光等傳其義可知便讀如本字上素服五日五月丁亥太皇太后崩秋

八月有星孛于東方長竟天閩越王郢攻南越遣大行王恢將兵出豫章大司農韓安國出會稽擊之未至越人殺郢降兵還

元光元年

臣瓚曰以長星見故為元光

冬十一月初令郡國舉孝廉

各一人

師古曰孝謂善事父母者廉謂清潔有廉隅者

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

屯雲中中尉程不識為車騎將軍屯鴈門六月罷夏四

月赦天下賜民長子爵一級復七國宗室前絕屬者師古

曰此等宗室前坐七國反故絕屬今加恩赦之更令上屬籍於宗正也復音扶目反五月詔賢良

曰朕聞昔在唐虞畫象而民不犯應劭曰二帝但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敢

犯也師古曰白虎通云畫象者其衣服象五刑也犯墨者蒙巾犯劓者以赭著其衣犯髡者以墨蒙其髡象而

畫之犯宮者扉犯大辟者布衣無領墨謂以墨鯨其面也劓截其鼻也髡去膝蓋骨也宮割其陰也扉草屨也

劓音牛冀反字或作剝其音同耳韻音頻忍反扉音扶味反日月所燭莫不率俾師古

曰燭照也率循也俾使也周之成康刑錯不用師古曰言皆循其貢職而可使也錯置也

音干德及鳥獸教通四海海外肅春

晉灼曰東夷傳今挹婁地是也在夫

餘之東北千餘里大海之濱師古曰周書序云成王既伐東夷肅春來賀即謂此

北發渠搜度

曰地名也應劭曰禹貢析支渠搜屬雍州在金城河關之西西戎也晉灼曰王恢傳北發月支可得而臣似國

名也地理志朔方有渠搜縣臣瓚曰孔子三朝記云北發渠搜南撫交趾此舉北以南為對也禹貢渠搜在雍

州西北此渠搜在朔方師古曰北發非國名也言北方即可徵發渠搜而役屬之瓚說近是氏羗徠服

師古曰徠古往來之來也底音丁奚反

星辰不孛日月不蝕山陵不崩川

谷不塞麟鳳在郊藪河洛出圖書鳴虩何施而臻此與

師古曰虩讀曰呼嗚呼嘆辭也臻至也

今朕獲奉宗廟夙興呂求夜寐呂

思

師古曰夙興早起也夜寐夜久方寐也

若涉淵水未不知所濟猗與偉與

師古曰猗美也偉大也與辭也言美而且大也與讀曰歟音弋於反

何行而可呂章先帝

之洪業休德

師古曰章明也洪大也休美也

上參堯舜下配三王

師古曰三

王夏殷周

朕之不敏不能遠德

師古曰言德不及遠也

此子大夫之所

睹聞也

師古曰子者人之嘉稱大夫舉官稱也志在優賢故謂之子大夫也睹古覩字

賢良明

於古今王事之體受策察問咸以書對著之于篇

師古曰篇

謂竹簡也

朕親覽焉於是董仲舒公孫弘等出焉秋七月癸

未日有蝕之

二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

師古曰五帝之時也

春詔問公卿曰

朕飾子女以配單于金幣文繡賂之甚厚單于待命加

嫚侵盜亡已

師古曰待命謂承詔命也嫚與慢同

邊境被害朕甚閔之今

欲舉兵攻之何如大行王恢建議宜擊夏六月御史大

夫韓安國為護軍將軍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太僕公

孫賀為輕車將軍大行王恢為將屯將軍太中大夫李

息為材官將軍將三十萬衆屯馬邑谷中誘致單于欲

襲擊之單于入塞覺之走出六月軍罷將軍王恢坐首

謀不進下獄死

師古曰首為此謀而反不進擊匈奴輜重

秋九月令民大酺

五日

三年春河水徙從頓丘東南流入渤海

師古曰頓丘丘名因以為縣本

衛地也地理志屬東郡今則在魏州界焉

夏五月封高祖功臣五人後為列

侯河水決濮陽汜郡十六

師古曰濮陽東郡之縣也水所汜及凡十六郡界也汜音

敷劒發卒十萬救決河起龍淵宮

服虔曰宮在長安西作銅飛龍故以冠名

也如淳曰三輔黃圖云有龍淵宮今長安城西有其處溝洫志救河決亦起龍淵宮于其傍孟康曰在西平界其水可用淬刀劒特堅利古龍淵之劒取於此水師古曰黃圖云龍淵廟在茂陵東不言宮也此言救決河起

龍淵宮則宮不在長安之西矣又漢章帝賜尚書韓稜
龍淵劔孟說是也濟音千內反○劉攽曰予謂救決河
起龍淵宮各自一事非因救河且起宮也顏疑當云龍
淵廟按景帝紀起德陽廟亦云德陽宮寧可復謂非德
陽廟乎此龍淵宮
應如黃圖所說是

四年冬魏其侯竇嬰有罪棄市

師古曰以黨淮夫也

春三月乙卯

丞相蚡薨夏四月隕霜殺草五月地震赦天下

五年春正月河間王德薨夏發巴蜀治南夷道又發卒

萬人治鴈門阻險

師古曰所以為固用止匈奴之寇○劉攽曰予謂治險阻者通道令平易

以便伐匈奴耳秋七月大風拔木乙巳皇后陳氏廢捕為巫蠱

者皆梟首八月螟

師古曰食苗心之蠹也音莫經反

徵吏民有明當時

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續食令與計偕

師古曰計者上計簿使也

郡國每歲遣詣京師上之偕者俱也令所徵之人與上計者俱來而縣次給之食後世訛誤因承此語遂總謂上計為計偕闕駟不詳妄為解說云秦漢謂諸侯朝使曰計偕偕次也晉代有計偕簿又改偕為階失之彌遠致誤後學○宋祁曰舊本正文續作給

六年冬初算商車

李奇曰始稅商賈車船令出算

春穿漕渠通渭

如淳曰水

轉運曰漕師古曰音才到反

匈奴入上谷殺畧吏民遣車騎將軍衛

青出上谷騎將軍公孫敖出代輕車將軍公孫賀出雲

中驍騎將軍李廣出鴈門青至龍城

應劭曰匈奴單于祭天大會諸國名

其處為龍城

獲首虜七百級廣敖失師而還詔曰夷狄無義

所從來久間者匈奴數寇邊境故遣將撫師古者治兵

振旅因遭虜之方入將吏新會上下未輯

晉灼曰入猶還也不得已

而用兵言師不踰時也入或作人因其習俗土地之宜而教革之也師古曰晉說非也詔言古者出則治兵入則振旅素練其衆不虧戎律今之出師因遭寇虜方入為害而將吏新會上下未和故校尉棄軍而奔北也輯與集代郡將軍敖鴈門將軍廣所任不肖

師古曰肖似也不肖者言

無所象類謂不材之人也

校尉又背義妄行棄軍而北少吏犯禁

文穎

曰少吏用兵之法不勤不教將率之過也教令宣明不

能盡力士卒之罪也將軍已下廷尉使理正之
師古曰下謂以

身付廷尉也理法也言以法律處正其罪下音胡稼反他皆類此
而又加法於士卒二

者並行非仁聖之心朕聞衆庶陷害欲刷恥改行
師古曰刷

除也音所劣反復奉正義厥路亡繇
師古曰一陷重刑無因從正道也繇讀與由同
其

赦鴈門代郡軍士不循法者
師古曰循從也由也
夏大旱蝗六月

行幸雍秋匈奴盜邊遣將軍韓安國屯漁陽

元朔元年
應劭曰朔蘇也孟軻曰后來其蘇蘇息也言萬民品物大繁息也師古曰朔猶始也言更

為初始也蘇息之息冬十一月詔曰公卿大夫所使總
非息生義應說失之

方畧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也夫本仁祖義褒德錄賢

勸善刑暴

師古曰本仁祖義謂以仁義為本始

五帝三王所繇昌也

師古曰五

帝伏羲神農黃帝堯舜也三
王夏殷周也繇讀與由同

朕夙興夜寐嘉與宇內之

士臻於斯路

師古曰天地四方為宇臻至也

故旅耆老復孝敬

師古曰旅耆老

者加惠於耆老之人若賓旅也復孝敬
者謂優復孝弟之人也復音方目反

選豪俊講文學

師古曰講謂和習之

稽參政事祈進民心

師古曰祈求也

深詔執事興廉

舉孝庶幾成風紹休聖緒

師古曰休美也緒業也言紹先聖之休緒也故下言昭先

帝聖緒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並行厥有我師師古曰論

語稱孔子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又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故

詔引馬師古曰闔閭也總一今或至闔郡而不薦一人師古曰闔閭也總一是

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雍於上聞也師古曰究竟也言見雍過不得

聞達於天子也雍讀曰壅二千石官長紀綱人倫師古曰謂郡之將守尉縣之令長

何以佐朕燭幽隱勸元元師古曰燭照也元元善意厲蒸庶師古曰蒸衆也

崇鄉黨之訓哉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

其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者罪有司奏議曰古

者諸侯貢士壹適謂之好德

服虔曰適得其人

再適謂之賢賢

三適謂之有功迺加九錫

應劭曰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器四曰朱戶五曰納

陞六曰虎賁百人七曰鈇鉞八曰弓矢九曰鉅鬯此皆天子制度尊之故事事錫與但數少耳張晏曰九錫經本無文周禮以為九命春秋說有之臣瓚曰九錫備物伯者之盛禮齊桓晉文猶不能備今三進賢便受之似不然也當受進賢之一錫尚書大傳云三適謂之有功賜以車服弓矢是也師古曰總列九錫應說是也進賢一錫瓚說是也

不貢士壹則黜爵再則黜地三則黜爵地畢矣

李奇曰爵地俱削盡

夫附下罔上者死附上罔下者刑與聞國政

而無益於民者斥

師古曰與讀曰豫斥謂棄逐之

在上位而不能進賢

者退此所以勸善黜惡也今詔書昭先帝聖緒令二千

石舉孝廉所以化元元移風易俗也不舉孝不奉詔當

以不敬論

張晏曰謂其不勤求士報國

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

張晏曰當

率身化下今親宰牧而無賢人為不勝任也

奏可十二月江都王非薨春三

月甲子立皇后衛氏詔曰朕聞天地不變不成施化陰

陽不變物不暢茂

師古曰暢通也

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

應劭曰黃

帝堯舜祖述伏羲神農結網耒耜以日中為市交易之業因其所利變而通之使民知之不苦倦也師古曰此易下繫之辭也言通物之變詩云九變復貫知言之選故能樂其器用不懈倦也

應劭曰逸詩也陽數九人君當陽言變政復禮合於先
王舊貫知言之選選善也孟康曰貫道也選數也極天
之變而不失道者知言之數也臣瓚曰先王創制易教
以救流弊也是以三王之教有文有質九數之多也師
古曰貫事也選擇也論語曰仍舊貫此言文質不
同寬猛殊用循環復舊擇善而從之瓚說近之也朕嘉
唐虞而樂殷周據舊呂鑒新師古曰追觀舊跡以
知新政而為鑒戒其赦

天下與民更始諸逋貸及辭訟在孝景後三年以前皆

勿聽治

師古曰逋亡也父負官物亡匿
不還者皆謂之逋逋音布胡反

秋匈奴入遼西

殺太守入漁陽鴈門敗都尉殺畧三千餘人遣將軍衛

青出鴈門將軍李息出代獲首虜數千級東夷薺君南

閭等口二十八萬人

服虔曰穢貉在辰韓之北高句麗沃沮之南東窮于大海晉灼曰穢

古穢字師古曰南閭者歲君之名

降為蒼海郡魯王餘長沙王發皆薨

二年冬賜淮南王菑川王几杖毋朝

師古曰淮南王安菑川王志皆武帝

諸父列也故賜几杖焉

春正月詔曰梁王城陽王親慈同生

文穎曰慈

愛願以邑分弟其許之諸侯王請與子弟邑者朕將親覽使有列位焉於是藩國始分而子弟畢侯矣匈奴入

上谷漁陽殺畧吏民千餘人遣將軍衛青李息出雲中

至高闕

師古曰山名也一日塞名也在朔方之北

遂西至符離

師古曰幕獲北塞名也

首虜數千級收河南地置朔方五原郡三月己亥晦日
有蝕之夏募民徙朔方十萬口又徙郡國豪傑及訾三
百萬呂上于茂陵秋燕王定國有罪自殺

三年春罷蒼海郡三月詔曰夫刑罰所呂防姦也內長

文所呂見愛也

晉灼曰長音長吏之長張晏曰長文長文德也師古曰詔言有文德者即親內

而崇長之所以見仁愛之道見謂顯示也音胡電反

呂百姓之未洽于教化朕嘉

與士大夫日新厥業祗而不解

師古曰解讀曰懈

其赦天下夏

匈奴入代殺太守入鴈門殺畧千餘人六月庚午皇太

后崩秋罷西南夷城朔方城令民大酺五日

四年冬行幸甘泉夏匈奴入代定襄上郡殺畧數千人

五年春大旱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兵十餘萬人出朔

方高闕獲首虜萬五千級夏六月詔曰蓋聞導民以禮

風之呂樂

師古曰風教也詩序曰上以風化下

今禮壞樂崩朕甚閔焉故

詳延天下方聞之士咸薦諸朝

師古曰詳悉也延引也方道也聞博聞也言悉

引有道博聞之士而進於朝也禮記曰隆禮由禮謂之有方之士又曰博聞強識而讓謂之君子一曰方謂方

也正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舉遺興禮以爲天下先師古

曰舉遺逸之文而興禮學

太常其議予博士弟子崇鄉黨之化呂厲

賢材焉

師古曰為博士置弟子既得崇化於鄉黨又呂獎厲賢材之人

丞相弘請為博

士置弟子員

師古曰公孫弘

學者益廣秋匈奴入代殺都尉

六年春二月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兵十餘萬騎出定

襄斬首三千餘級還休士馬于定襄雲中鴈門赦天下

夏四月衛青復將六將軍絕幕

應劭曰幕沙幕匈奴之南界也臣瓚曰沙土曰

幕直度曰絕師古曰應瓚二說皆是也而說者或云是塞外地名非矣幕者即今之突厥中磧耳李陵歌曰經

千里兮渡沙幕

大克獲前將軍趙信軍敗降匈奴右將軍蘇建

亡軍獨身脫還贖為庶人六月詔曰朕聞五帝不相復

禮三代不同法所繇殊路而建德一也

師古曰復因也音扶目反繇讀

與由

蓋孔子對定公曰徠遠

臣瓚曰論語及韓子皆言葉公問政於孔子孔子答

以悅近徠遠今云定公與二書異

哀公曰論臣

如淳曰韓非云哀公問政仲尼曰政在選賢

景公曰節用

如淳曰韓非云齊景公問政仲尼曰政在節用

非期不同所急異

務也

李奇曰期要也非要當必不同所急異務不得不然

今中國一統而北邊未

安朕甚悼之日者大將軍巡朔方征匈奴斬首虜萬八

千級諸禁錮及有過者咸蒙厚賞得免減罪

師古曰有罪者或被

釋免或得減輕

今大將軍仍復克獲

師古曰仍頻也

斬首虜萬九千級

受爵賞而欲移賣者無所流貶

應劭曰貶音移言軍吏士斬首虜爵級多無所

移與今為置武功賞官爵多者分與父兄弟及賣與他人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許慎說文解字云貶物之重次第也此詔言欲移賣爵者無有差次不得流行故為置官級也貶音弋賜反今俗猶謂凡物一重為一貶也

○宋祁曰貶音難易之易

其議為令有司奏請置武功賞官臣寵戰

士

元狩元年

應劭曰獲白麟因改元曰元狩也

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獲

白麟

師古曰麟麋身牛尾馬足黃色圓蹄一角角端有肉

作白麟之歌十一月淮

南王安衡山王賜謀反誅黨與死者數萬人十二月大

雨雪民凍死

師古曰雨音于具反

夏四月赦天下丁卯立皇太子

賜中二千石爵右庶長

師古曰第十一等爵

民為父後者一級詔

曰朕聞咎繇對禹曰在知人知人則哲惟帝難之

師古曰尚

書咎繇謨載咎繇之辭也帝謂堯也

蓋君者心也民猶支體支體傷則心

惜怛

師古曰惜痛也怛悼也音千感反怛音丁曷反

日者淮南衡山脩文學

流貨賂兩國接壤怵於邪說

服虔曰怵音裔應劭曰怵也如淳曰怵音怵惕見

誘怵於邪說也師古曰作怵者非如說云見誘怵其義是也而音怵惕又非也怵或體詠字耳詠者誘也音如

戌亥之戌南越傳曰不可怵好語入朝諸如此例音義同耳今俗猶云相諛誅而說者或改為鉢導之鉢蓋穿鑿也諛音先而造篡弑此朕之不德詩云憂心慘慘念誘反鉢音述

國之為虐

師古曰小雅正月之詩也慘慘憂戚之貌

已赦天下滌除與之更

始朕嘉孝弟力田哀夫老眊孤寡鰥獨

師古曰眊古耄字八十曰耄耄

老稱也一曰眊不明之貌

或匱於衣食甚憐愍焉其遣謁者巡行天

下存問致賜

師古曰致送至也行音下更反

曰皇帝使謁者

師古曰謁者令使者

宣詔書之文

賜縣三老孝者帛人五匹鄉三老弟者力田帛

人三匹年九十以上及鰥寡孤獨帛人二匹絮三斤八

十呂上米人三石有寃失職使者呂聞

師古曰職常也失職者失其常

業及常縣鄉即賜毋贅聚

如淳曰贅會也令勿擅徵召贅聚三老孝弟力田也師古

曰即就也各遣就其所居而

賜之勿會聚也贅音之銳反五月乙巳晦日有蝕之匈

奴入上谷殺數百人

二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春三月戊寅丞相弘薨遣

驃騎將軍霍去病出隴西至臯蘭

應劭曰在隴西白石縣塞外河名也孟康

曰山關名也師古曰臯蘭山名也霍去病傳云過焉支

山千有餘里合短兵鏖臯蘭下則此山也非河名也白石縣在金城又不屬隴西

應說並失之鏖音烏曹反

斬首八千餘級夏馬生余吾

前漢書

十六

水中

應劭曰在朔方北也

南越獻馴象

應劭曰馴者教能拜起周章從人意也師古曰馴音

巡謂擾也

能言鳥

師古曰即鸚鵡也今隴西及南海並有之萬震南州異物志云有三種一

種白一種青一種五色交州以南諸國盡有之白及五色者其性尤慧解蓋謂此也隋開皇十八年林邑國獻

白鸚鵡時以為異是歲貢士咸試賦之聖皇駁歷屢有茲獻上以幽遐勞費撫慰弗受

將軍去病

公孫敖出北地二千餘里過居延

師古曰居延匈奴地名也韋昭以為張

掖縣失之張掖所置居延縣者以安處所獲居延人而置此縣

斬首虜三萬餘級匈奴

入鴈門殺畧數百人遣衛尉張騫郎中令李廣皆出右

北平廣殺匈奴三千餘人盡亡其軍四千人獨身脫還

○劉攽曰廣傳無此事而云廣及公孫敖張騫皆後期軍幾沒以自當無賞耳疑紀誤

當斬贖為庶人江都王建有罪自殺膠東王寄薨秋匈

奴昆邪王殺休屠王

師古曰昆音下門反屠音儲

并將其衆合四萬

餘人來降置五屬國呂處之

師古曰凡言屬國者存其國號而屬漢朝故曰屬國

呂其地為武威酒泉郡

師古曰武威今涼州也酒泉今肅州

三年春有星孛于東方夏五月赦天下立膠東康王少

子慶為六安王封故相國蕭何曾孫慶為列侯秋匈奴

入右北平定襄殺畧千餘人遣謁者勸有水災郡種宿

麥

師古曰秋冬種之經歲乃熟故云宿麥

舉吏民能假貸貧民者以名聞

師古曰貸音吐戴反

減隴西北地上郡戍卒半發謫吏穿昆明池

如淳曰食貨志以舊吏弄法故謫使穿池更發有貲者為吏也臣瓚曰西南夷傳有越騫昆明國有滇池方三百里漢使求身毒國而為昆明所閉今欲伐之故作昆明池象之以習水戰在長安西南周回四十里食貨志又曰時越欲與漢用船戰遂乃大修昆明池也師古曰謫吏吏有罪者罰而役之滇音顛

四年冬有司言關東貧民徙隴西北地西河上郡會稽

凡七十二萬五千口縣官衣食振業用度不足請收銀

錫造白金及皮幣以足用

應劭曰時國用不足以白鹿皮為幣朝覲以薦璧又造銀

錫為白金 初算緡錢 李斐曰緡絲也以貫錢也一貫千見食貨志 錢出算二十也 臣瓚曰茂陵書諸

賈人末作貫貨置居邑儲積諸物及商以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緡錢二千而一算此緡錢是儲

錢也故隨其用所施施於利重者其算亦多也師古曰謂有儲積錢者計其緡貫而稅之李說為是緡音武巾

反春有星孛于東北夏有長星出于西北大將軍衛青

將四將軍出定襄將軍去病出代各將五萬騎步兵踵

軍後數十萬人 師古曰踵接也猶言躡其踵 青至幕北圍單于斬首

萬九千級至闐顏山乃還 鄧展曰音填塞之填 去病與左賢王戰

斬獲首虜七萬餘級封狼居胥山廼還 師古曰登山祭天築土為封刻

石紀事以兩軍戰士死者數萬人前將軍廣後將軍食

彰漢功

其皆後期廣自殺食其贖死

如淳曰李廣傳引兵與右將軍食其合軍出東道又

曰廣自剄右將軍下吏當死贖為庶人霍去病傳亦云趙食其為右將軍平陽侯襄為後將軍此紀為誤也師

古曰傳寫者誤以右為後食其音異基

五年春三月甲午丞相李蔡有罪自殺

文穎曰李廣從弟坐侵陵墾地

天下馬少平牡馬匹二十萬

如淳曰貴平牡馬賈欲使人競畜馬

罷半兩

錢行五銖錢徙天下姦猾吏民於邊

師古曰猾狡也音乎八反

六年冬十月賜丞相呂下至吏二千石百金千石呂下

至乘從者帛

晉灼曰乘駢諸從者師古曰流俗書本乘上或有公字非也後人妄加之○宋祁曰

百金新本無百字

蠻夷錦各有差雨水亡冰

師古曰雨音于具反

夏四月

乙巳廟立皇子閔為齊王旦為燕王胥為廣陵王

師古曰於

廟中策命之

初作誥

服虔曰誥勅王如尚書諸誥也李斐曰今勅封拜諸侯王策文亦是也見武五

傳子六月詔曰日者有司以幣輕多姦

李奇曰幣錢也輕者若一馬直二十

萬是為幣輕而物重也重難得則用不足而姦生

農傷而末眾

師古曰末謂工商也

又禁

兼井之塗

李奇曰謂大家兼役小民富者兼役貧民欲平之也文穎曰兼井者食祿之家不得治產

兼取小民之利商人雖富不得復兼畜田宅作客耕農也師古曰李說是

故改幣呂約之

李奇

曰更去半兩錢行五銖稽諸往古制宜於今
師古曰稽考也音工

錢皮幣以檢約姦邪
應劭曰禁半兩錢及餘幣物禁之有期月

反廢期有月而民未悉從也如淳曰期音朞自往年三月至今年四月朞有餘
而山澤之民未諭
師古曰未諭者未曉告示

月矣師古曰如說是
意之
夫仁行而從善義立則俗易意奉憲者所引導之未

明與師古曰與
讀曰與
將百姓所安殊路而橋度吏因乘執呂

侵蒸庶邪孟康曰度固也矯稱上命以貨賄用為固尚
書曰攷攘矯虔章昭曰凡稱詐為矯強取為

虔左傳曰虔劉我邊垂師古曰橋與矯同其字從手矯
託也虔固也妄託上命而堅固為邪惡者也蒸衆也

何紛然其擾也師古曰
擾煩也
今遣博士大等六人分循行天

下

師古曰褚大也
行音下更反

存問鰥寡廢疾無官自振業者貸與

之

師古曰貸
音土戴反

諭三老孝弟官為民師舉獨行之君子徵

詣行在所

如淳曰蔡邕云天子以天下為家自謂所居
為行在所言今雖在京師行所在至耳師古

曰此說非也天子或在京師或出巡狩不可豫
定故言行在所耳不得亦謂京師為行在也

朕嘉賢

者樂知其人廣宣厥道士有特招使者之任也

李奇曰
設士有

殊才異行當特招者
任在使者分別之

詳問隱處亡位及冤失職

師古曰
無位不

被任用也冤屈也
失職失其常業也

姦猾為害野荒治苛者舉奏

師古曰
野荒言

田畝不闢也治
苛為政尚細刻

郡國有所召為便者上丞相御史官聞

秋九月大司馬驃騎將軍去病薨

元鼎元年

應劭曰得寶鼎故因是改元

夏五月赦天下大酺五日得

鼎汾水上濟東王彭離有罪廢徙上庸

應劭曰春秋時庸國

二年冬十一月御史大夫張湯有罪自殺十二月丞相

青翟下獄死

師古曰莊青翟

春起柏梁臺

服虔曰用百頭梁作臺因名焉師古曰三

輔舊事云以香柏為之今書字皆作柏服說非也

三月大雨雪

師古曰雨音于具反

夏大

水關東餓死者百千數秋九月詔曰仁不異遠義不辭

難

師古曰遠近如一為仁也

今京師雖未為豐年山林

池澤之饒與民共之今水潦移於江南迫隆冬至朕懼

其饑寒不活江南之地火耕水耨

應劭曰燒草下水種稻草與稻並生高七

八寸因悉芟去復下水灌之

草死獨稻長所謂火耕水耨方下巴蜀之粟致之江陵

遣博士中等分循行

師古曰行音下更反

諭告所抵無令重困

師古

曰抵至也重音直用反

吏民有振救饑民免其危者具舉以聞

三年冬徙函谷關於新安

應劭曰時樓船將軍楊僕數有大功恥為關外民上書乞

徙東關以家財給其用度武帝意亦好

廣濶於是徙關於新安去弘農三百里 呂故關為弘農

縣十一月令民告緡者呂其半與之

孟康曰有不輸稅令民得告言以半

與正月戊子陽陵園火夏四月雨雹師古曰雨音于具反關東郡

國十餘饑人相食常山王舜薨子敕嗣立有罪廢徙房

陵

四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

酒行自夏陽東幸汾陰師古曰夏陽馮翊之縣也十一

月甲子立后土祠于汾陰脍上蘇林曰脍音誰如淳曰

長四五里廣二里餘高十餘丈汾陰縣治脍之上后土祠在縣西汾在脍之北西流與河合師古曰二說皆是也脍者以其形高起如人尻脍故以名云一說此臨汾水之上地本名郟音與葵同彼鄉人呼葵音如誰故轉

而為睢字耳故禮畢行幸滎陽還至洛陽詔曰祭地冀

州服虔曰后土祠在汾陰汾陰本冀州地也瞻望河洛

巡省豫州觀于周室邈而無祀師古曰邈遠絕之意詢問耆老廼

得孽子嘉○宋祁曰景德本無子字其封嘉為周子南君呂奉周祀

臣瓚曰汲冢古文謂衛將軍文子為子南彌牟其後有

子南國子南勁紀年勁朝于魏後惠成王如衛命子南

為侯秦并六國衛最後亡疑嘉是衛後故氏子南而稱

君也初元五年為周承休侯元始四年為鄭公建武十

三年封於觀為衛公師古曰子南其封邑之號以為周

後故總言周子南君瓚說非也例不先言姓而後稱君

且自嘉已下皆姓姬氏著在史傳○宋祁曰注本舊春

文作元始三年建武三年此本乃刊誤據平紀改正

春

次定四事

前漢書

三

二月中山王勝薨夏封方士樂大為樂通侯位上將軍

六月得寶鼎后土祠旁秋馬生渥洼水中

李斐曰南陽新野有暴利

長當武帝時遭刑屯田燉煌界數於此水旁見羣野馬中有奇異者與凡馬異來飲此水利長先作土人持勒之欲神異此馬云從水中出蘇林曰洼音窒曲之窒師古曰渥音握作寶鼎天馬之歌立常山憲王子商為泗

洼音於佳反

水王

五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遂踰隴

應劭曰隴隴陝坂也師古曰即今之

隴山陝音

登空同

應劭曰山名也

西臨祖厲河而還

李斐曰音嗟賴

十

一月辛巳朔旦冬至立泰時于甘泉天子親郊見

師古曰祠

太一也見音胡電反

朝日夕月

應劭曰天子春朝日秋夕月朝日以朝夕月以夕臣瓚曰漢儀注郊

泰時皇帝平旦出行宮東向揖日其夕西南向揖月便用郊日不用春秋也師古曰春朝朝日秋暮夕月蓋常

禮也郊泰時而揖日月此又別儀

詔曰朕眇身託于王侯之上

師古曰眇

也細末

德未能綏民

師古曰綏安也

民或饑寒故巡祭后土呂祈

豐年冀州睢壤迺顯文鼎獲薦于廟

師古曰得鼎祠旁祠在睢上或云睢

壤壤謂土也文鼎言其有刻鏤之文

渥洼水出馬朕其御焉戰戰兢兢懼

不克任思昭天地內惟自新詩云四牡翼翼呂征不服

親省邊垂用事所極

李斐曰極至也所至者輒祭也師古曰逸詩也○劉攽曰子謂親省

邊垂詔語耳

望見泰一脩天文禮

文頴曰禮祭也晉灼曰禮古禪字也臣瓚曰此年初

祭泰時於甘泉此祭天於文禮也祭天則天文從故曰脩天文禮也師古曰文晉二說是也朝日夕月即天文

禮之

謂也辛卯夜若景光十有二明易曰先甲三日後甲三

日

應劭曰先甲三日辛也後甲三日丁也言王者齊戒必自新臨事必自丁寧師古曰此易蠱卦之辭朕

甚念年歲未咸登

師古曰登謂百穀成

飭躬齊戒

師古曰飭整也讀與敕同

丁

酉拜況于郊

師古曰況賜也辛夜有光是先甲三日也丁日拜況是後甲三日也故詔引易文

夏四月南越王相呂嘉反殺漢使者及其王王太后赦

天下丁丑晦日有蝕之秋鼃蝦蟇鬪

師古曰鼃龜也似蝦蟇而長脚其色

青音下媧反蝦音遐
蟇音麻龜音莫幸反

遣伏波將軍路博德出桂陽下湟

水樓船將軍楊僕出豫章下湔水

鄭氏曰湔音稷孟康曰湔音貞蘇林曰湔

音挫住之挫師古曰
蘇音是也音丈庚反

歸義越侯嚴為戈船將軍出零陵

下離水

張晏曰嚴故越人降為歸義侯越人於水中負人船又有蛟龍之害故置戈於船下因以為名

也臣瓚曰伍子胥書有戈船以載干戈因謂之戈船也離水出零陵師古曰以樓船之例言之則非為載干戈

也此蓋船下安戈戟以御蛟鼉水蟲之害張說近之○劉攽曰船下安戈既難措置又不可以行且今造舟船

甚多未嘗有置戈者顏北人不知行船故信張說予謂瓚說是○宋祁曰戈船將軍當時所建之官如驃騎虎

牙之類是也戈船今有之設干戈於船上以禦敵也

甲為下瀨將軍下蒼梧

服虔曰甲

故越人歸漢者也臣瓚曰瀨湍也吳越謂之瀨中國謂之磧伍子胥書有下瀨船師古曰瀨音賴○宋祁曰注

文吳越舊本作吳楚

皆將罪人江淮呂南樓船十萬人越馳義侯

遺

應劭曰亦越人也

別將巴蜀罪人發夜郎兵下牂柯江咸會

番禺

如淳曰音潘愚尉佗所都師古曰即今之廣州○宋祁曰刊誤本改禺作愚

九月列侯

坐獻黃金酎祭宗廟不如法奪爵者百六人丞相趙周

下獄死

服虔曰因八月獻酎祭宗廟時使諸侯各獻金來助祭也如淳曰漢儀注諸侯王歲以戶口酎

黃金於漢廟皇帝臨受獻金金少不如斤兩色惡王削縣侯免國臣瓚曰食貨志南越反時卜式上書願死之

天子下詔褒揚布告天下天下莫應列侯以百數莫求
從軍至酎飲酒少府省金而列侯坐酎金失侯者百餘
人而表云趙周坐為丞相知列侯酎金輕下獄自殺然
則知其輕而不糾擿之也師古曰酎三重釀醇酒也音
丈救 樂通侯樂大坐誣罔要斬西羌衆十萬人反與匈

奴通使攻故安圍枹罕

鄧展曰枹音鉢罕音漢師古曰枹罕金城之縣也罕讀如本字

匈奴入五原殺太守

六年冬十月發隴西天水安定騎士及中尉河南河內

卒十萬人遣將軍李息郎中令徐自為征西羌平之行

東將幸緱氏

師古曰河南縣也緱音工侯反

至左邑桐鄉

師古曰左邑河東之縣也

桐鄉其鄉名也

聞南越破呂為聞喜縣春至汲新中鄉

師古曰汲河內

縣新中其鄉名

得呂嘉首呂為獲嘉縣馳義侯遺兵未及下上

便令征西南夷平之

師古曰便音頻面反

遂定越地呂為南海蒼

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厓儋耳郡

應劭曰二郡在大海中崖

岸之邊出真珠故曰珠厓儋耳者種大耳渠率自謂王者耳尤緩下肩三寸張晏曰異物志二郡在海中東西

千里南北五百里珠厓言珠若崖矣儋耳之云鏤其頰皮上連耳匡分為數支狀似雞腸累耳下垂臣瓚曰茂

陵書珠崖郡治暉都去長安七千三百二十四里儋耳去長安七千三百六十八里領縣五師古曰儋音丁甘

反字本作瞻暉音審

定西南夷呂為武都牂柯越雋沈黎文山郡

孟康曰雋音髓本邛都服虔曰今蜀郡北部都尉所治本笮都也臣瓚曰茂陵書沈黎治笮都去長安三千三百三十五里領縣二十一應劭曰秋東越王餘善反攻文山今蜀郡崕山本冉駹是也

殺漢將吏遣橫海將軍韓說中尉王溫舒出會稽

師古曰說

讀曰悅樓船將軍楊僕出豫章擊之又遣浮沮將軍公孫

賀出九原

臣瓚曰浮沮井名在匈奴中去九原二千里見漢輿地圖師古曰沮音子閭反

匈奴

將軍趙破奴出令居

臣瓚曰匈奴水名在匈奴中去令居千里見匈奴傳師古曰令音鈴

皆二千餘里不見虜而還迺分武威酒泉地置張掖敦

煌郡

師古曰敦音徒門反

徙民呂實之

元封元年

應劭曰始封泰山故改元

冬十月詔曰南越東甌咸伏其

辜西蠻北夷頗未輯睦

師古曰輯與集同集和也

朕將巡邊垂擇兵

振旅躬秉武節置十二部將軍親帥師焉行自雲陽北

歷上郡西河五原出長城北登單于臺至朔方臨北河

勒兵十八萬騎旌旗徑千餘里威振匈奴遣使者告單

于曰南越王頭已縣於漢北闕矣單于能戰天子自將

待邊不能亟來臣服

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

何但亡匿幕北寒苦

之地為匈奴讐焉

師古曰讐失氣也音之涉反

還祠黃帝於橋山

應劭

曰在上郡周陽縣有黃帝冢

迺歸甘泉東越殺王餘善降詔曰東越

險阻反覆為後世患遷其民於江淮間遂虛其地春正

月行幸緱氏詔曰朕用事華山至於中嶽

文穎曰嵩高也

城獲駮廡見夏后啓母石

應劭曰啓生而母化為石文穎曰在嵩高山下師古曰啓

夏禹子也其母塗山氏女也禹治鴻水通轅轅山化為熊謂塗山氏曰欲餉聞鼓聲乃來禹跳石誤中鼓塗山

氏往見禹方作熊慙而去至嵩高山下化為石方生啓禹曰歸我子石破北方而啓生事見淮南子景帝諱啓

今此詔云啓母蓋史追書之非當時文○劉攽曰此石本名啓母石武帝避景諱更號夏后母石後人又誤重

出啓字非史之追書也

翌日親登崇嵩

應劭曰翌明也○宋御史

欽定四庫全書

前漢書

三

乘屬在廟旁吏卒咸聞呼萬歲者三

服虔曰乘同乘屬官屬也如淳曰漢

儀注御史亦有屬晉灼曰天子出御史除一人為乘曹護車駕荀悅曰萬歲山神稱之也應劭曰嵩高縣有上

中下萬歲里師古曰乘屬如登禮罔不答
師古曰罔無

晉二說是也乘音食證反
神無不其令祠官加增太室祠
韋昭曰嵩高山有太室少室之山有石室故

云
以名
禁無伐其草木呂山下戶三百為之奉邑名曰崇

高
師古曰謂之崇者示尊崇之奉音扶用反
獨給祠復亡所與
師古曰復音方目反與讀

曰
行遂東巡海上夏四月癸卯上還登封泰山
孟康曰王者功

成治定告成功於天封崇也助天之高也刻石紀號有金策石函金泥玉檢之封焉應劭曰封者壇廣十二丈

高二丈階三等封於其上示增高也刻石紀績也立石三丈一尺其辭曰事天以禮立身以義事親以孝育民以仁四守之內莫不為郡縣四夷八蠻咸來貢職與天無極人民蕃息天祿永得尚玄酒而俎生魚下禪梁父祀地主示增廣此古制也武帝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則有滕書秘語在郊祀志降坐明堂臣曰郊祀志初天子封太山太山東北趾古時有明堂處則此所坐者也明年秋乃作明堂耳詔曰朕

呂眇身承至尊

師古曰眇微細也

兢兢焉惟德菲薄不明于禮

樂

師古曰非亦薄也音敷尾反又音靡

故用事八神

文穎曰武帝祭太一井祭名山於太壇西

南開除八通鬼道故言用事八神也一曰八方之神○劉攽曰八神則郊祀志所說天主地主兵主陰主陽主日主月主四時主也其祠皆在齊地故遭天地況施應始皇東遊海上行禮祠之而武帝亦然

曰況賜也施與也言天地神靈乃賜我瑞應

著見景象屑然如有聞

臣瓚曰聞呼萬

歲者三是也○宋祁曰姚本云屑先結反與屑同說文云動作切切也一曰敬也又潔也

震于怪物

欲止不敢遂登封泰山至于梁父然後升壇肅然

服虔曰增

天之高歸功於天禪闡也廣土地也肅然山名也在梁父張晏曰天高不可及於泰山上立封又禪而祭之冀

近神靈也師古曰父讀曰甫

自新嘉與士大夫更始其自十月為元

封元年行所巡至博奉高蛇丘歷城梁父

鄭氏曰蛇音移

民田

租逋賦貸已除

師古曰逋賦未出賦者也逋貸官以物貸之而未還也貸音吐戴反

加年

七十以上孤寡帛人二匹四縣無出今年筭

師古曰自博至梁父

凡五縣今云四縣毋出算者奉
高一縣素以供神非算限也
賜天下民爵一級女子

百戶牛酒行自泰山復東巡海上至碣石

文穎曰在遼西紫縣紫縣

今罷屬臨榆此石著海旁師古曰碣碣然特立之貌也音其列反○宋祁曰紫縣舊作參非

自遼西

歷北邊九原歸于甘泉秋有星孛于東井又孛于三台

齊王閔薨

二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春幸緱氏遂至東萊夏四

月還祠泰山至瓠子臨決河

服虔曰瓠子隄名也在東郡白馬蘇林曰在鄆城以

南濮陽以北廣百步深五丈

命從臣將軍呂下皆負薪塞河隄作瓠

子之歌赦所過徒賜孤獨高年米人四石還作甘泉通

天臺長安飛廉館

應劭曰飛廉神禽能致風氣者也明帝永平五年至長安迎取飛廉并銅

馬置上西門外名平樂館董卓銷以為錢晉灼曰身似鹿頭如爵有角而蛇尾文如豹文師古曰通天臺者

言此臺高上通於天也漢舊儀云高三十丈望見長安城朝鮮王攻殺遼東都尉迺

募天下死罪擊朝鮮六月詔曰甘泉宮內中產芝九莖

連葉

應劭曰芝芝草也其葉相連如淳曰瑞應圖王者敬事耆老不失舊故則芝草生師古曰內中謂後

庭之室也故上帝博臨不異下房賜朕弘休師古曰上帝天也博

廣也弘大也休美也言天廣臨不以下房為幽側而隔異之賜以此芝是大美也其赦天下賜

雲陽都百戶牛酒

晉灼曰雲陽甘泉黃帝以來祭天園丘處也武帝常以避暑有宮觀故稱

都也師古曰此說非也都謂縣之所居在宮側者耳賜不徧其境內故指稱其都非謂天子之都也若以有宮觀稱都則非作芝房之歌秋作明堂于泰山下遣樓船

止雲陽矣

將軍楊僕左將軍荀彘將應募罪人擊朝鮮

應劭曰樓船者時欲

擊越非水不至故作大船上施樓也

又遣將軍郭昌中郎將衛廣發巴蜀

兵平西南夷未服者呂為益州郡

三年春作角抵戲

應劭曰角者角技也抵者相抵觸也文穎曰名此樂為角抵者兩兩相當

角力角技藝射御故名角抵蓋雜技樂也巴俞戲魚龍曼延之屬也漢後更名平樂觀師古曰抵者當也非謂

抵觸文
說是也

三百里內皆采觀夏朝鮮斬其王右渠降

師古曰右

渠朝鮮
王名

呂其地為樂浪臨屯玄菟真番郡

臣瓚曰茂陵書臨屯郡治

東曉縣去長安六千一百三十八里十五縣真番郡治
雲縣去長安七千六百四十里十五縣師古曰樂音洛

浪音郎番音普安反曉
音弋支反響音丈甲反

樓船將軍楊僕坐失亡多免為

庶民左將軍荀彘坐爭功棄市

師古曰棄市殺之於市也解在景紀

秋七

月膠西王端薨武都氐人反分徙酒泉郡

師古曰不盡徙

四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通回中道

應劭曰回中在安定高平有險

阻蕭關在其北通治至長安也孟康曰回中在北地有
山險武帝故宮如淳曰三輔黃圖云回中宮在汧也師

古曰回中在安定北通蕭關應說是也而云治道至長安非也蓋自回中通道以出蕭關孟如二家皆失之矣
回中宮在汧者或取安定遂北出蕭關如淳曰匈奴傳入朝那蕭關蕭關在安定
關在安定歷獨鹿鳴澤服虔曰獨鹿山名也鳴澤澤名也皆在涿郡迺縣北界也自

代而還幸河東春三月祠后土詔曰朕躬祭后土地祇

見光集于靈壇一夜三燭服虔曰燭音注師古曰燭謂照也讀如本字幸中

都宮殿上見光師古曰中都在太原其赦汾陰夏陽中都死罪呂

下賜三縣及楊氏皆無出今年租賦師古曰楊氏河東聚邑名夏大

旱民多暍死如淳曰暍音謁師古曰中熱而死也秋呂匈奴弱可遂臣服

迺遣使說之單于使來死京師匈奴寇邊遣拔胡將軍

郭昌屯朔方

五年冬行南巡狩至于盛唐

文穎曰案地理志不得疑當在廬江左右縣名也韋

昭曰在南郡師古曰韋說是也

望祀虞舜于九嶷

應劭曰舜葬蒼梧九嶷山名今在零陵營

道文穎曰九嶷山半在蒼梧半在零陵如淳曰舜葬九

嶷九嶷在蒼梧馮乘縣故或云舜葬蒼梧也師古曰文

說是也嶷音疑其山九峯形勢相似故曰九嶷山○宋

祁曰舊本是也下有九字嶷字下無音疑字刊誤據史

館本

登瀛天柱山

應劭曰瀛音若潛南嶽霍山在瀛瀛縣名屬廬江文穎曰天柱山在瀛縣

南有祠瀛音岑師古曰

瀛音與潛同應說是

自尋陽浮江親射蛟江中獲之

師古曰許慎云蛟龍屬也郭璞說其狀云似蛇而四脚細頸頸有白嬰大者數圍卵生子如一二斛甌能吞人

也舳艫千里

李斐曰舳船後持柁處也艫船前頭刺櫂處也言其船多前後相銜千里不絕也師

古曰舳音軸艫音盧

薄樅陽而出

服虔曰縣名屬廬江反作盛唐樅師古曰樅音千松反

陽之歌遂北至琅邪並海

師古曰並讀曰傍依也音步浪反

所過禮祠

其名山大川春三月還至太山增封甲子祠高祖于明

堂呂配上帝因朝諸侯王列侯受郡國計

師古曰計若今之諸州計

帳也○宋祁曰南本無此注予案太初元年受計夏四於甘泉下注又云若今之諸州計帳疑只當一見

月詔曰朕巡荆揚輯江淮物

如淳曰輯合也物猶神也郊祀志所祭祀事也師古

曰輯與

會大海氣

鄭氏曰會合海神之氣并祭之

呂合泰山

師古曰集江淮之神

會大海之氣合致於太山然後脩封總祭饗也

上天見象增脩封禪

師古曰見謂顯示也

其赦天下所幸縣毋出今年租賦賜鰥寡孤獨帛貧窮

者粟還幸甘泉郊泰畤大司馬大將軍青薨初置刺史

部十三州

師古曰漢舊儀云初分十三州假刺史印綬有常治所治以秋分行部御史為駕四封乘

傳到所部郡國各遣一吏迎之界上所察六條

名臣文武欲盡詔曰蓋有非常

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蹏而致千里

師古曰蹏蹏也奔走

也奔蹏者乘之即奔立則蹏人也蹏音徒計反

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

晉灼

曰負俗謂被世譏論也
師古曰累音力瑞反

夫泛駕之馬

師古曰泛覆也音方勇反字本作要

後通用耳覆駕者言馬有逸氣而不循軌轍也

跖弛之士

如淳曰跖音拓弛廢也士行有卓異不入

俗檢而見斥逐者也師古曰跖者跖落無檢局也亦在弛者放廢不遵禮度也跖音土各反弛音式爾反

御之而已

師古曰在人所以制御之

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

應劭曰舊言秀才避光武諱稱茂材異等者超等軼羣不與凡同也師古曰茂美也

可為將相及

使絕國者

師古曰絕遠之國謂聲教之外

六年冬行幸回中春作首山宮

應劭曰首山在上郡於其下立宮廟也文穎曰

在河東蒲坂界師古曰尋此下詔文及依地理志文說是

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詔

曰朕禮首山昆田出珍物化或為黃金

應劭曰昆田首山之下田也武

帝祠首山故神為出珍物化為黃金

祭后土神光三燭其赦汾陰殊死呂

下賜天下貧民布帛人一匹益州昆明反赦京師亡命
令從軍遣拔胡將軍郭昌將呂擊之夏京師民觀角抵
于上林平樂館秋大旱蝗

太初元年

應劭曰初用夏正以正月為歲首故改年為太初也

冬十月行幸泰山

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祀上帝于明堂乙酉柏梁臺災

十二月檀高里

伏儼曰山名在泰山下師古曰此高字自作高下之高而死人之里謂之蒿里

或呼為下里者也字則為蓬蒿之蒿或者既見太山神靈之府高里山又在其旁即誤以高里為蒿里混同一事文學之士共有此謬陸士衡尚不免沉其餘乎今流俗書本此高字有作蒿者妄加增耳祠后土

東臨勃海望祠蓬萊春還受計于甘泉

師古曰受郡國所上計簿也若

今之諸州計帳

二月起建章宮

文穎曰越巫名勇謂帝曰越國有大災即復大起宮室以厭勝

之故帝作建章宮師古曰在未央宮西今長安故城西俗所呼貞女樓者即建章宮之闕也

夏五月

正歷呂正月為歲首

師古曰謂以建寅之月為正也未正歷之前謂建亥之月為正今此

言以正月為歲首色上黃數用五

張晏曰漢據土德上數五故用五謂印文

也若丞相曰丞相之印章諸卿及守相印文不足五字者以之足之

定官名協音律遣因

杆將軍公孫敖

服虔曰匈奴地名因所征以名將軍也師古曰杆音羽俱反

築塞外

受降城秋八月行幸安定遣貳師將軍李廣利發天下

謫民西征大宛

張晏曰貳師大宛城名師古曰庶人之有罪謫者也大宛國名宛音於元反

蝗從東方飛至敦煌

二年春正月戊申丞相慶薨

師古曰石慶也

三月行幸河東祠

后土令天下大酺五日腰五日祠門戶比臘

如淳曰腰音樓漢儀

注立秋貍腰伏臘曰腰音劉劉殺也蘇林曰腰祭名也貍虎屬常以立秋日祭獸王者亦以此日出獵還以祭

宗廟故有貍腰之祭也師古曰續漢書作貍劉腰劉義各通耳臘者冬至後臘祭百神也臘音來盍反○劉攽

曰腰五日
衍五字

夏四月詔曰朕用事介山祭后土皆有光應

文穎曰介山在河東皮氏縣東南
其山特立周七十里高三十里

其赦汾陰安邑殊死

呂下五月籍吏民馬補車騎馬

師古曰籍者總入籍錄而取之

秋蝗遣

浚稽將軍趙破奴

應劭曰浚稽山在武威塞北匈奴常所以為障蔽師古曰浚音峻稽音雞

二萬騎出朔方擊匈奴不還冬十二月御史大夫兒寬

卒

師古曰兒音五兮反

三年春正月行東巡海上夏四月還脩封泰山禮石閭

應劭曰石閭山在泰山山下遣光祿勳徐自為築五原塞

外列城

晉灼曰地理志從五原柰陽縣北出石門鄯即得所築城師古曰柰音固

西北至盧

朐

服虔曰匈奴地名張晏曰山名師古曰張說是也朐音劬

游擊將軍韓說將兵屯

之

師古曰說讀曰悅

强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秋匈奴入定襄

雲中殺畧數千人行壞光祿諸亭障

應劭曰光祿勳徐自為所築列城今

匈奴從此往壞敗也師古曰漢制每塞要處別築為城置人鎮守謂之候城此即障也音之向反

又入

張掖酒泉殺都尉

四年春貳師將軍廣利斬大宛王首獲汗血馬來

應劭曰大

宛舊有天馬種蹋石汗血汗從前肩膊出如血號一作日千里師古曰蹋石者謂蹋石而有跡言其蹏堅利

西極天馬之歌秋起明光宮

師古曰三輔黃圖云在城中元后傳云成都侯商避

暑借光明宮蓋謂此

冬行幸回中徙弘農都尉治武關稅出入者

呂給關吏卒食

天漢元年

應劭曰時頻年苦旱故改元為天漢以祈甘雨師古曰大雅有雲漢之詩周大夫仍叔所

作也以美宣王遇旱災脩德勤政而能致雨故依以為年號也

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

時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匈奴歸漢使者使使來獻夏

五月赦天下秋閉城門大搜

臣瓚曰漢帝年紀六月禁踰侈七月閉城門大搜則

搜索踰侈者也李奇曰搜索巫蠱也師古曰時巫蠱未起瓚說是也踰侈者踰法度而奢侈也發謫戍

屯五原

二年春行幸東海還幸回中夏五月貳師將軍三萬騎

出酒泉與右賢王戰于天山

晉灼曰在西域近蒲類國去長安八千餘里師古曰

即祁連山也匈奴謂天為祁連祁音巨夷反今鮮卑語尚然

斬首虜萬餘級又遣因

杆將軍出西河騎都尉李陵將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

與單于戰斬首虜萬餘級陵兵敗降匈奴秋止禁巫祠

道中者

文穎曰始漢家于道中祠排禍咎移之於行人百姓以其不經今止之也師古曰文說非也秘

祝移過文帝久已除之今此總禁百姓巫覡於道中祠祭者耳

大搜

臣瓚曰搜謂索姦人也晉灼曰搜巫

盡也師古

渠黎六國使使來獻

臣瓚曰渠黎西域胡國名

泰山琅邪

羣盜徐勃等阻山攻城

師古曰阻山者依山之險以自固也

道路不通遣

直指使者暴勝之等衣繡衣杖斧分部逐捕

師古曰杖斧持斧也

謂建持之以為威也分音扶問反

刺史郡守以下皆伏誅冬十一月詔

關都尉曰今豪桀多遠交依東方羣盜其謹察出入者

三年春二月御史大夫王卿有罪自殺初榷酒酤

如淳曰榷

音較應劭曰縣官自酤榷賣酒小民不復得酤也韋昭曰以木渡水曰榷謂禁民酤釀獨官開置如道路設木為榷獨取利也師古曰榷者步渡橋爾雅謂之石杠今之畧約是也禁閉其事總利入官而下無由以得有若

渡水之權因立名焉酤音工護反約音酌三月行幸泰山脩封祀明堂因受

計還幸北地祠常山瘞玄玉

鄧展曰瘞埋也師古曰爾雅曰祭地曰瘞薶薶其物

者示歸於地也

夏四月赦天下行所過毋出田租秋

匈奴入鴈門太守坐畏悞棄市

如淳曰軍法行逗留畏悞者要斬悞音如掾反師古

曰又音乃館反

四年春正月朝諸侯王于甘泉宮發天下七科謫

張晏曰吏

有罪一亡命二贅壻三賈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七凡七科也

及勇敢士

遣貳師將軍李廣利將六萬騎步兵七萬人出朔方因

杆將軍公孫敖萬騎步兵二萬人出鴈門游擊將軍韓

說步兵三萬人出五原

師古曰說讀曰悅

强弩都尉路博德步

兵萬餘人與貳師會廣利與單于戰余吾水上連日敖

與左賢王戰不利皆引還夏四月立皇子臯為昌邑王

孟康曰臯音博晉灼曰許慎以為肩髀字

秋九月令死罪入贖錢五十萬減

死一等

太始元年

應劭曰言溫滌天下與民更始故以冠元

春正月因杆將軍敖有

罪要斬徙郡國吏民豪桀于茂陵雲陵

師古曰此當言雲陽而傳寫者

誤為陵耳茂陵帝自所起而雲陽甘泉所居故總使徙
豪傑也鈎弋趙婕妤死葬雲陽至昭帝即位始尊為皇
太后而起雲陵武
帝時未有雲陵
夏六月赦天下

二年春正月行幸回中三月詔曰有司議曰往者朕郊

見上帝西登隴首獲白麟呂饋宗廟渥洼水出天馬泰

山見黃金

師古曰見音胡電反

宜改故名今更黃金為麟趾裏蹠

呂協瑞馬

應劭曰獲白麟有馬瑞故改鑄黃金如麟趾裏蹠以協嘉祉也古有駿馬名要裏赤喙黑

身一日行萬五千里也師古曰既云宜改故名又曰更黃金為麟趾裏蹠是則舊金雖以斤兩為名而官有常形制亦由今時吉字金挺之類矣武帝欲表祥瑞故普改鑄為麟足馬蹠之形以易舊法耳今人往往於地中

得馬蹠金金甚精好而形製巧妙裏音奴了反○劉攽
曰按元封六年詔曰朕禮首山昆田出珍物或化為黃
金而此稱泰山似非是所謂黃金為麟趾裏蹠者蓋
用首山金為之耳故詔先敘三瑞下乃云呂協瑞焉因
呂班賜諸侯王秋旱九月募死罪人贖錢五十萬減死
一等御史大夫杜周卒

三年春正月行幸甘泉宮饗外國客二月令天下大酺
五日行幸東海獲赤鴈作朱鴈之歌幸琅邪禮日成山

孟康曰禮日拜日也如淳曰祭日於成山也師古曰
成山在東萊不夜縣斗入海郊祀志作盛山其音同登
之罘晉灼曰地理志東萊縣有之罘浮大海山稱萬

歲冬賜行所過戶五千錢鰥寡孤獨帛人一匹

四年春三月行幸泰山壬午祀高祖于明堂呂配上帝

因受計癸未祀孝景皇帝于明堂甲申脩封丙戌禮石

閭夏四月幸不其

如淳曰其音基不其山名因為縣應劭曰東萊縣也

祠神人

于交門宮

應劭曰神人蓬萊仙人之屬也晉灼曰琅邪縣有交門宮武帝所造

若有鄉坐

拜者

師古曰如有神之景象嚮祠坐而拜也漢注云神並見且白且黑且大且小鄉坐三拜鄉讀曰嚮坐

音才作交門之歌夏五月還幸建章宮大置酒赦天下

秋七月趙有蛇從郭外入邑與邑中蛇羣鬪孝文廟下

服虔曰趙所立孝文廟也邑中蛇死冬十月甲寅晦日有蝕之十二

月行幸雍祠五時西至安定北地

征和元年

應劭曰言征伐四夷而天下和平

春正月還行幸建章宮三

月趙王彭祖薨冬十一月發三輔騎士大搜上林閉長

安城門索

文穎曰簡車馬數軍實也臣瓚曰搜謂索姦人也上林苑周回數百里故發三輔車騎入

大搜索也漢帝年紀發三輔騎士大搜長安上林中閉城門十五日待詔北軍征官多餓死然則皆搜索非數

軍實也師古曰文說非也索音山客反

十一日迺解巫蠱起

二年春正月丞相賀下獄死夏四月大風發屋折木閏

月諸邑公主陽石公主

師古曰諸邑琅邪縣也以封公主故謂之邑陽石北海縣也二

公主皆衛皇后之女也陽字或作羊

皆坐巫蠱死夏行幸甘泉秋七月按

道侯韓說使者江充等掘蠱太子宮

師古曰即上游擊將軍韓說也

壬

午太子與皇后謀斬充呂節發兵與丞相劉屈氂大戰

長安

師古曰屈音丘勿反又音其勿反釐音力之反

死者數萬人庚寅太子亡

師古曰謂逃匿也

皇后自殺初置城門屯兵更節加黃旄

應劭曰時

太子亦發節以戰故

御史大夫暴勝之司直田仁坐失

縱勝之自殺仁要斬八月辛亥太子自殺于湖

師古曰湖縣名

也即今號州閬鄉湖城二縣皆其地

癸亥地震九月立趙敬肅王子偃為

平干王匈奴入上谷五原殺畧吏民

三年春正月行幸雍至安定北地匈奴入五原酒泉殺

兩都尉三月遣貳師將軍廣利將七萬人出五原御史

大夫商丘成二萬人出西河重合侯馬通四萬騎出酒

泉城至浚稽山

師古曰音峻雞

與虜戰多斬首通至天山虜引

去因降車師皆引兵還廣利敗降匈奴夏五月赦天下

六月丞相屈氂下獄要斬妻子梟首

鄭氏曰妻作巫蠱夫從坐但要斬也

師古曰屈龐亦坐與貳師將軍謀立秋蝗九月反者公昌邑王○宋祁曰妻子舊本無字字

孫勇胡倩發覺皆伏辜

師古曰倩音千見反

四年春正月行幸東萊臨大海二月丁酉隕石于雍二

師古曰雍扶風之縣也二者石之數

聲聞四百里三月上耕于鉅定

服虔曰地

名也近東海應劭曰齊國縣也晉灼曰案地理志應說是

還幸泰山脩封庚寅祀于

明堂癸巳禮石閭夏六月還幸甘泉秋八月辛酉晦日

有蝕之

後元元年

○劉攽曰按昭帝紀云辭訟在後二年

春正月

行幸甘泉郊泰時遂幸安定昌邑王髡薨二月詔曰朕

郊見上帝

師古曰見音胡電反以下光景並見亦同

巡于北邊見羣鶴留止

呂不羅罔靡所獲獻

如淳曰時春也非用羅罔時故無所獲也

薦于泰時光

景並見其赦天下夏六月御史大夫商丘成有罪自殺

師古曰坐於廟中醉而歌

侍中僕射莽何羅與弟重合侯通謀反

孟康

曰征和三年言重合侯馬通今此言莽明德馬后惡其先人有反易姓莽師古曰莽音莫戶反○宋祁曰案馬亦滿補反易馬為莽者以二字音同字之聲既不可改故但易其形耳以是知漢雖馬姓亦謂之姥也

侍

中駙馬都尉金日磾奉車都尉霍光騎都尉上官桀討

之

師古曰碑音丁奚反

秋七月地震往往湧泉出

二年春正月朝諸侯王于甘泉宮賜宗室二月行幸盤

屋五柞宮

晉灼曰盤屋扶風縣也張晏曰有五柞樹因以名宮也師古曰盤音張流反屋音竹乙反

乙丑立皇子弗陵為皇太子

張晏曰昭帝也後但名弗以二名難諱故

丁卯

帝崩于五柞宮

臣瓚曰帝年十七即位即位五十四年壽七十一

入殯于未央

宮前殿三月甲申葬茂陵

臣瓚曰自崩至葬凡十八日茂陵在長安西北八十里也

贊曰漢承百王之弊高祖撥亂反正文景務在養民至

于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

師古曰百家謂諸子雜說違背六經

表章六經

師古曰六經謂易詩書春秋禮樂也

遂疇咨

海內舉其俊茂

師古曰疇誰也咨謀也言謀於衆人誰可為事者也

與之立功興

太學脩郊祀改正朔定歷數

師古曰正音之成反他皆類此

協音律作

詩樂建封禪禮百神紹周後號令文章煥焉可述後嗣

得遵洪業而有三代之風

師古曰三代夏殷周

如武帝之雄材大

畧不改文景之恭儉呂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有加焉

師古曰美其雄材大畧而非其不恭儉也

前漢書卷六

前漢書卷六考證

武帝紀建元元年○劉攽云云○

臣照按攽論當矣然

謂元鼎以前之元皆有司所追命則恐無臣子妄造元號之理蓋必有詔命追稱而今不可考耳

或治申商注李奇曰申不害書執術○監本訛執衛宋本無術字

中尉程不識為車騎將軍○

臣召南

按公卿表中尉無

程不識是時中尉為張敞又按李廣傳廣為未央衛

尉不識為長樂衛尉即灌夫傳田蚡所云程李俱為
東西宮衛尉者也此文當云長樂衛尉訛作中尉
起龍淵宮注漢章帝賜尚書韓稜龍淵劍○章訛帝今
改正

置五屬國以處之。臣名南按杜佑通典曰安定上郡
天水張掖五原為五屬國以地理志核之安定屬國
都尉治三水上郡屬國都尉治龜茲天水屬國都尉
治勇士滿福五原屬國都尉治蒲澤而張掖屬國都

尉後書郡國志云武帝置知通典之說甚確但安定
天水至元鼎三年始置張掖至元鼎六年始分則此
時豈容先置都尉乎胡三省注通鑑云五郡故塞外
以隴西北地上郡朔方雲中當之蓋有由也

攻故安圍枹罕○胡三省曰故安縣屬涿郡西羗之兵
安能至此當作安故地理志安故枹罕二縣皆屬隴
西郡

初置刺史部十三州○監本訛十二州今改正臣名南

按晉志冀幽并兗徐青揚荊豫益涼及朔方交趾所
謂十三州也至征和四年又置司隸校尉督察三輔
三河弘農

秋閉城門大搜注搜索踰侈者也○顧炎武曰此與二
年及征和元年之大搜同皆搜索奸人非踰侈者也
出酒泉與右賢王戰于天山注師古曰即祁連山也○

臣召南按晉灼說是師古說非也此天山即白山括
地志云今云折羅漫山在伊州伊吾縣者師古以甘

州張掖縣之祁連當之則戰于內地上文不應云出
酒泉矣祁連固即天字但此天山遠在西北非前此
霍去病所奪之祁連近在內地者也

還幸北地祠常山○臣名南按此北地非郡名猶言北

邊耳常山即北岳恒山在常山郡上曲陽西北

秋九月令死罪入贖錢五十萬減死一等○臣浩按此

文天漢四年也至太始二年九月又云募死罪人贖
錢五十萬減死一等二文相類一作令一作募一作

入一作人必有一訛顧炎武曰此一事而重見又同是九月疑衍文也

後元元年○王偉曰武帝沿文景故事復為後元然始以後元二字加于年上此為異也非史官追書之

前漢書卷六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前漢書卷七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昭帝紀第七

孝昭皇帝

荀悅曰諱弗之字曰不應劬曰禮謚法聖聞周達曰昭

武帝少子也母

曰趙婕妤

師古曰婕妤音接幸也妤美稱也故以名宮中婦官婕妤音接妤音余字或並從女

本以

有奇異得幸

師古曰謂望氣者言有奇女天子氣及召見手指拳上自披之即時伸

及生

帝亦奇異

文穎曰十月乃生

語在外戚傳武帝末戾太子敗燕

王旦廣陵王胥行驕慢

師古曰行音下更反

後元二年

劉敞曰檢前後文多

元字二月上疾病

師古曰疾甚曰病

遂立昭帝為太子年八歲以

侍中奉車都尉霍光為大司馬大將軍受遺詔輔少主

明日武帝崩戊辰太子即皇帝位謁高廟帝姊鄂邑公

主益湯沐邑為長公主

應劭曰鄂縣名屬江夏公主所食曰邑師古曰鄂音五各反帝

之姊妹則稱長公主儀比諸王又以供養天子故益邑也

共養省中

伏儼曰蔡邕云本為禁中門閤

有禁非侍御之臣不得妄入行道豹尾中亦為禁中孝元皇后父名禁避之故曰省中師古曰省察也言入此

中皆當察視不可妄也共讀曰供音居用反養音弋亮反他皆類此

大將軍光秉政領尚

書事車騎將軍金日磾左將軍上官桀副焉夏六月赦

天下

○劉攽曰是年二月有赦紀失載宣紀及丙吉傳可考

秋七月有星孛于東

方濟北王寬有罪自殺賜長公主及宗室昆弟各有差

追尊趙婕妤為皇太后起雲陵

文穎曰婕妤先葬於雲陽是以就雲陽為起雲

陵冬匈奴入朔方殺畧吏民發軍屯西河左將軍桀行

北邊

師古曰行音下更反

始元元年春二月黃鵠下建章宮太液池中

如淳曰謂之液者言

天地和液之氣所為也臣瓚曰時漢用土德服色尚黃
鵠色皆白而今更黃以為土德之瑞故紀之也太液池
言承陰陽津液以作池也師古曰如瓚之說皆非也黃
鵠大鳥也一舉千里者非白鵠也太液池者言其津潤
所及廣也鵠公卿上壽賜諸侯王列侯宗室金錢各有
音胡篤反

差已亥上耕于鉤盾弄田

應劭曰時帝年九歲未能親耕帝籍鉤盾宦者近署故往

試耕為戲弄也臣瓚曰西京故事弄田在未央宮中師古曰弄田為宴游之田天子所戲弄耳非為昭帝年幼創有益封燕王廣陵王及鄂邑長公主各萬三千戶夏

為太后起園廟雲陵益州廉頭姑繒牂柯談指同並二

十四邑皆反

蘇林曰皆西南夷別種名也師古曰並音伴○宋祁曰景德本柯作牂

遣水

衡都尉呂破胡募吏民及發犍為蜀郡犇命擊益州大

破之

應劭

曰舊時郡國皆有材官騎士以赴急難今夷

謂之奔命

李斐曰平居發者二十以上至五十為甲卒

今者五十

以上六十以下為奔命奔命言急也師古曰

應說是也犇古奔字耳有司請河內屬冀州河東屬并

州

文穎曰本屬司州師古曰蓋屬京師司隸所部

秋七月赦天下賜民百戶牛

酒大雨渭橋絕八月齊孝王孫劉澤謀反欲殺青州刺

史雋不疑

師古曰雋音材克反又音辭克反

發覺皆伏誅遷不疑為京

兆尹賜錢百萬九月丙子車騎將軍日磾薨閏月遣故

廷尉王平等五人

師古曰前為此官今不居者皆謂之故也

持節行郡國

師古

曰行音下更反

舉賢良問民所疾苦冤失職者冬無冰

二年春正月大將軍光左將軍桀皆以前捕斬反虜重

合侯馬通功封光為博陸侯桀為安陽侯以宗室母在

位者舉茂材劉辟彊劉長樂皆為光祿大夫辟彊守長

樂衛尉

師古曰長樂宮之衛尉也

三月遣使者賑貸貧民毋種食者

師古曰貸音吐戴反其下並同

秋八月詔曰往年災害多今年蠶麥傷

所振貸種食勿收責毋令民出今年田租冬發習戰射

士詣朔方調故吏將屯田張掖郡

師古曰調謂發選也故吏前為官職者令

其部率習戰射士於張掖為屯田也調音徒鈞反將音子亮反

三年春二月有星孛于西北秋募民徙雲陵賜錢田宅
冬十月鳳皇集東海遣使者祠其處十一月壬辰朔日
有蝕之

四年春三月甲寅立皇后上官氏

文穎曰上官桀孫安之女赦天下

辭訟在後二年前皆勿聽治

孟康曰武帝後二年

夏六月皇后見

高廟賜長公主丞相將軍列侯中二千石以下及郎吏

宗室錢帛各有差徙三輔富人雲陵賜錢戶十萬秋七

月詔曰比歲不登民匱於食

師古曰匱空也

流庸未盡還

師古曰流

庸謂去其本鄉而行為人庸作

往時令民共出馬其止勿出諸給中都

官者且減之

師古曰中都官京師諸官府

冬遣大鴻臚田廣明擊益

州廷尉李种坐故縱死罪棄市

師古曰縱謂容放之种音沖

五年春正月追尊皇太后父為順成侯夏陽男子張延

年詣北闕自稱衛太子誣罔要斬

師古曰夏陽馮翊之縣

夏罷天

下亭母馬及馬弩關

應劭曰武帝數伐匈奴再擊大宛馬死略盡乃令天下諸亭養母馬

欲令其繁華又作馬上弩機關今悉罷之孟康曰舊馬高五尺六寸齒未平弩十石以上皆不得出關今不禁也師古曰亭母馬應說

是馬弩關孟說是也

六月封皇后父驃騎將軍上官

安為桑樂侯

師古曰樂音來各反

詔曰朕以眇身獲保宗廟

師古曰眇

也戰戰栗栗夙興夜寐脩古帝王之事通保傳傳孝經

論語尚書未云有明

文穎曰賈誼作保傳傳在禮大戴記言能通讀之也晉灼曰帝自謂

通保傳傳未能有所明也臣瓚曰帝自謂雖通舉此四書皆未能有所明此帝之謙也師古曰晉瓚之說皆非也帝自言雖通保傳傳而孝經論語尚其令三輔太常書猶未能明也。劉歆曰予謂瓚說是

舉賢良各二人郡國文學高第各一人賜中二千石以

下至吏民爵各有差罷儋耳真番郡

師古曰儋耳本南越地真番本朝鮮

地皆武帝所置也番音普安反

秋大鴻臚廣明軍正王平擊益州

師古曰廣

明田

斬首捕虜三萬餘人獲畜產五萬餘頭

六年春正月上耕于上林二月詔有司問郡國所舉賢

良文學民所疾苦議罷鹽鐵榷酤

應劭曰武帝時以國用不足縣官悉自賣

鹽鐵酤酒昭帝務本抑末不與天下爭利故罷之

移中監蘇武前使匈奴留單

于庭十九歲廼還

蘇林曰移音移廐名也應劭曰移地名監其官也掌鞍馬鷹犬射獵之具

如淳曰移廐也師古曰蘇音如說是

奉使全節以武為典

屬國

如淳曰以其久在外國知邊事故令典主諸屬國師古曰典屬國本秦官漢因之掌歸義蠻夷屬官

有九譯令後

賜錢百萬夏旱大雩不得舉火

臣瓚曰不得舉火抑

陽助陰也

秋七月罷榷酤官令民得以律占租

如淳曰律諸當占租者家

長身各以其物占占不以實家長不身自書皆罰金二斤没入所不自占物及賈錢縣官也師古曰占謂自隱

度其實定其辭也占音章瞻反下又言占名數其義並同今猶謂獄訟之辨曰占皆其意也蓋武帝時賦斂繁

多律外而取今始復舊○劉攽曰予謂罷榷酤官令民得以律占租賣酒升四錢共是一事爾以律占租者謂

令民賣酒以所得利占而輸其租矣占不以實則論如律也租即賣酒之稅也賣酒升四錢所以限民不得厚

利爾王子侯表旁況侯殷坐貸子錢不占租皆免侯義與此占租同即如顏說賣酒升四錢無為所著官既罷

權酤矣何賣酒升四錢以邊塞濶遠取天水隴西張掖處賣酒乎

郡各二縣置金城郡詔曰鈎町侯母波率其君長人民

擊反者斬首捕虜有功

服虔曰鈎音左傳射兩軻之軻應劭曰町音若挺西南夷也母

波其名也今牂柯鈎町縣是也師古曰音勃挺

其立母波為鈎町王大鴻臚廣

明將率有功賜爵關內侯食邑

元鳳元年春

應劭曰三年中鳳皇比下東海海西樂鄉於是

以冠元焉長公主共養

勞苦復以藍田益長公主湯沐邑泗水戴王前薨以母

嗣國除後宮有遺腹子煖

師古曰煖音許遠反

相內史不奏言上

聞而憐之立煖為泗水王相內史皆下獄三月賜郡國

所選有行義者涿郡韓福等五人帛人五十匹遣歸詔

曰朕閔勞以官職之事

鄧展曰閔哀韓福等不忍勞役以官職之事

其務脩

孝弟以教鄉里令郡縣常以正月賜羊酒有不幸者賜

衣被一襲祠以中牢

師古曰幸者吉而免凶也故死謂之不幸一襲一稱也猶今言一副

也中牢即少牢謂羊豕也

武都氐人反

師古曰氐音丁奚反

遣執金吾馬適建

龍頡侯韓增

師古曰姓馬適名建也龍頡漢書本或作雄字功臣侯表云弓高壯侯韓頡當子諲

封龍雄侯元鼎五年坐酎金免後元元年諡弟子增紹封龍雄侯而荀悅漢紀龍雄皆為頡字崔浩曰雄音洛

今河間龍碓村與弓高相近然此既地名無別指義各依書字而讀之斯則通矣諂音女交反大鴻臚

廣明將三輔太常徒皆免刑擊之

蘇林曰是時太常夏主諸陵縣治民也

六月赦天下秋七月乙亥晦日有蝕之既八月改始元

為元鳳九月鄂邑長公主燕王旦與左將軍上官桀桀

子票騎將軍安御史大夫桑弘羊皆謀反伏誅初桀安

父子與大將軍光爭權欲害之詐使人為燕王旦上書

言光罪時上年十四

張晏曰武帝崩時八歲即位於今七歲今年十五師古曰此云初桀

安父子與大將軍爭權詐為燕王上書覺其詐後有譖蓋追道前年事耳非今歲也張說失之

光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國家忠臣先帝所屬

師古曰屬音之欲反

敢有譖毀者坐之光由是得盡忠語在燕王霍光傳冬

十月詔曰左將軍安陽侯桀票騎將軍桑樂侯安御史

大夫桑弘羊皆數以邪枉干輔政

師古曰枉曲也以邪曲之事而干求也

大將軍不聽而懷怨望與燕王通謀置驛往來相約結

燕王遣壽西長孫縱之

蘇林曰壽西姓也長名也孫姓縱之名

等賂遺長

公主丁外人謁者杜延年大將軍長史公孫遺等交通

私書

服虔曰外人主之所幸也晉灼曰漢語字少君師古曰此杜延年別自一人非下諫大夫也

共

謀令長公主置酒伏兵殺大將軍光徵立燕王為天子

大逆毋道故稻田使者燕倉先發覺

如淳曰特為諸稻田置使者假與民

收其稅入也

以告大司農敞

師古曰楊敞也

敞告諫大夫延年

師古曰杜

延年杜周之子

延公司以聞丞相徵事任宮手捕斬桀

文穎曰徵事丞相官

屬位差尊掾屬也如淳曰時宮以時事召待詔丞相府故曰丞相徵事張晏曰漢儀注徵事比六百石皆故吏

二千石不以臧罪免者為徵事絳衣奉朝賀正月師古曰張說是也

丞相少史王壽誘將

安入府門

如淳曰漢儀注丞相太尉大將軍史秩四百石武帝又置丞相少史秩四百石

皆已

伏誅吏民得以安封延年倉宮壽皆為列侯又曰燕王

迷惑失道前與齊王子劉澤等為逆抑而不揚望王反

道自新

師古曰所為邪僻違失正道欲其旋反而歸正故云反道

今廼與長公主左

將軍桀等謀危宗廟王及公主皆自伏辜其赦王太子

建公主子文信及宗室子與燕王上官桀等謀反父母

同產當坐者皆免為庶人其吏為桀等所誣誤未發覺

在吏者除其罪

師古曰其罪未發未為吏所執持者劉攽曰在吏謂發覺已在吏者

二年夏四月上自建章宮徙未央宮大置酒賜郎從官

帛及宗室子錢人二十萬吏民獻牛酒者賜帛人一匹

六月赦天下詔曰朕閔百姓未贍師古曰贍足也前年減漕三

百萬石

師古曰減省轉漕所以休力役也

頗省乘輿馬及苑馬

師古曰乘輿馬

謂天子所自乘以駕車輿者他皆類此

以補邊郡三輔傳馬

張晏曰驛馬也師古曰傳

音張反

其令郡國毋歛今年馬口錢

文穎曰往時有馬口出歛錢今省如淳曰

所謂租及六畜也

三輔太常郡得以叔粟當賦

如淳曰百官表太常主諸陵別

治其縣爵秩如三輔郡矣元帝永光五年令各屬在所郡也師古曰諸應出賦算租稅者皆聽以叔粟當錢物

也叔豆也

三年春正月泰山有大石自起立上林有柳樹枯僵自

起生

師古曰僵偃也謂樹枯死偃臥在地者也僵音紀良反

罷中年苑賦貧民

師古

日在詔曰廼者民被水災頗匱於食朕虛倉廩

師古曰倉新穀

所藏也廩穀所振入也

使使者振困乏其止四年毋漕三年以前

所振貸非丞相御史所請邊郡受牛者勿收責

應劭曰武帝始

開三邊徙民屯田皆與犁牛後丞相御史復間有所請今勅自上所賜與勿收責丞相所請乃令其顧稅耳

夏四月少府徐仁廷尉王平左馮翊賈勝胡皆坐縱反

者仁自殺平勝胡皆要斬冬遼東烏桓反以中郎將范

明友為度遼將軍

應劭曰當度遼水往擊之故以度遼為官號

將北邊七郡

郡二千騎擊之

四年春正月丁亥帝加元服

如淳曰元服謂初冠加上服也師古曰如氏以為衣

服之服此說非也元首也冠者首之所著故曰元見于服其下汲黯傳序云上加元服是知謂冠為元服

高廟賜諸侯王丞相大將軍列侯宗室下至吏民金帛

牛酒各有差賜中二千石以下及天下民爵毋收四年

五年口賦

如淳曰漢儀注民年七歲至十四出口賦錢人二十三二十錢以食天子其三錢者武帝

加口錢以補車騎馬也

三年以前逋更賦未入者皆勿收

如淳曰更有三

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者正卒無常人皆當迭為之一月一更是謂卒更也貧者欲得顧更錢者次直者

出錢顧之月二千是謂踐更也天下人皆直戍邊三日亦名為更律所謂繇戍也雖丞相子亦在戍邊之調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戍又行者當自戍三日不可往便還因更住一歲一更諸不行者出錢三百入官官以給戍者是謂過更也律說卒踐更者居也居更縣中五月乃更也後從尉律卒踐更一月休十一月也食貨志曰月為更卒已復為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此漢初因秦法而行之也後遂改易有謫乃戍邊一歲耳逋未出更錢者也師古曰更音工衡反

今天下酺五日甲戌丞相千秋薨

師古曰田千秋

夏四月詔曰度遼將軍明友前以羌騎校尉將

羌王侯君長以下擊益州反虜後復率擊武都反氐今

破烏桓斬虜獲生有功

師古曰既斬反虜又獲生口也俘取曰獲

其封明友

為平陵侯平樂監傅介子持節使

師古曰持節而為使誅斬樓蘭

王安歸首縣北闕封義陽侯五月丁丑孝文廟正殿火

上及羣臣皆素服發中二千石將五校作治六日成

古師

曰率領五校之士以作治也校音下教反

太常及廟令丞郎吏皆劾大不敬

會赦太常轅陽侯德免為庶人

文穎曰轅音料德江德也轅陽在魏郡清淵師

古曰會六月赦耳史終言之

六月赦天下

五年春正月廣陵王來朝益國萬一千戶賜錢二十萬

黃金二百斤劔二安車一乘馬二匹

師古曰八匹也

夏大旱六

月發三輔及郡國惡少年吏有告劾亡者屯遼東

如淳曰告

者為人所告也劾者為人所劾也師古曰惡少年為無賴子弟也告劾亡者謂被告劾而逃亡秋罷象

郡分屬鬱林牂牁冬十一月大雷十二月庚戌丞相訢

薨

師古曰王訢也訢亦欣字

六年春正月募郡國徒築遼東玄菟城夏赦天下詔曰

夫穀賤傷農

師古曰糶多而錢少是為傷也

今三輔太常穀減賤

鄭氏曰減

音減少

其令以叔粟當今年賦

應劭曰太常掌諸陵園皆徙天下豪富民以充

實之後悉為縣故與三輔同賦

右將軍張安世宿衛忠謹封富平侯烏

桓復犯塞遣度遼將軍范明友擊之

元平元年春二月詔曰天下以農桑為本日者省用罷

不急官

師古曰謂非要職

減外繇

師古曰繇讀曰徭

耕桑者益衆而百

姓未能家給

師古曰給足是為家給也

朕甚愍焉其減口賦

錢有司奏請減什三上許之甲申晨有流星大如月衆

星皆隨西行夏四月癸未帝崩于未央宮

臣瓚曰帝年九歲即位即

位十三年壽二十二師古曰帝年八歲即位

明年改元改元之後凡十三年二十一六月壬申

葬平陵

臣瓚曰自崩至葬凡四十九日平陵在長安西北七十里

贊曰昔周成以孺子繼統而有管蔡四國流言之變古師

曰四國謂管蔡商奄也流放也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攝政四國乃流言曰公將不利於孺子遂致雷風之異成王既見金縢之冊乃不疑周公事見幽詩及周書大誥孝昭幼年即位亦有燕蓋

上官逆亂之謀成王不疑周公孝昭委任霍光各因其

時以成名大矣哉承孝武奢侈餘敝師旅之後海內虛

耗戶口減半

師古曰耗損也音火到反減讀為減省之減

光知時務之要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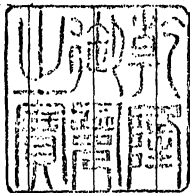
繇薄賦與民休息

師古曰繇讀曰徭

至始元元鳳之間匈奴和

親百姓充實舉賢良文學問民所疾苦議鹽鐵而罷榷

酤尊號曰昭不亦宜乎



前漢書卷七

前漢書卷七考證

昭帝紀發軍屯西河○監本訛屯河西從宋本改

上耕於鉤盾弄田注○臣召南按百官表少府屬官有

鉤盾令丞後書志鉤盾令一人本注宦者典諸近池

苑園遊觀之處則應劭說是

夏陽男子張延年○通鑑考異曰紀作張延年雋不疑

傳作成方遂又云一姓張名延年

封皇后父驃騎將軍上官安為桑樂侯○臣召南按驃

騎將軍此與霍光傳同而外戚傳及恩澤侯表公卿表俱作車騎將軍必有一誤

罷儋耳真番郡○臣召南按儋耳郡罷并入珠厓至元帝時珠厓亦罷又按後書東夷傳此年罷臨屯真番以并樂浪元菟則不惟罷真番一郡也

將三輔太常徒注○胡三省曰此刑徒輸作三輔及太常者也

三輔太常郡得以叔粟當賦注○顧炎武曰漢時田租

本是叔粟今井口筭雜征之用錢者皆令以叔粟當之其獨行于三輔太常郡者不獨為穀賤傷農亦以減漕三百萬石慮儲侍之乏也

將北邊七郡郡二千騎擊之。

臣召南

按匈奴傳明友

為度遼將軍將二萬騎出遼東則此七郡應作十郡郡二千騎正合二萬之數

發中二千石將五校作治注。王偉曰五校謂中壘屯騎越騎射聲虎賁也

秋罷象郡分屬鬱林牂牁。臣召南按此文可疑。秦置象郡後屬南越。漢破南越即故象郡置日南郡。以地理志証之。此時無象郡名。且日南郡固始終未罷也。

前漢書卷七考證